

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 格局的结构性根源^{*}

舒 梦 于 晓 冬

内容提要 马格里布地区长期深陷地缘碎片化困境，是区域一体化发展受挫的典型样本。本文从政治规范竞争、经济资源纵向流动与安全跨国依赖三重维度出发，探讨该地区地缘碎片化格局长期固化且难以扭转的结构性根源。在政治维度上，欧盟对外输出的治理范式与政治伊斯兰的本土化表达长期处于竞争状态，叠加地区各国对外部地缘体系依附程度的差异，导致地区政治互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维度上，地区各国的资源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而且产业结构呈现趋同特征，致使区域经济合作难以形成内生动力。在安全维度上，多重跨境风险在地区内部相互交织，各国治理能力存在短板，为外部行为体持续介入地区事务提供了条件。三重机制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进一步加深该地区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固化其发展困境。随着马格里布地区格局持续重塑，外部行为体日趋多元化，然而这并未带来地区自主整合能力的同步提升，反而更加分散了区域内部整合所需的资源与政治注意力。

关键词 马格里布 外部依赖 区域整合 地缘碎片化 区域一体化

作者简介 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于晓冬，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西安 710012）。

^{*}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际问题研究课题“联盟的破裂：国际安全合作失败的制度主义解释”（22XGJ012）的阶段性成果。

马格里布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地缘枢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地缘碎片化现象，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① 这一特征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各国在政治制度、发展路径与安全战略层面的分歧持续加剧。作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自 1989 年成立以来始终未能实现实质性运转。^② 与此同时，极端主义蔓延、非正常移民跨境流动和武器走私等跨国安全威胁长期存在，各类治理难题因区域协同应对机制缺位而进一步加剧。上述问题与萨赫勒地区动荡局势相互叠加，使马格里布与萨赫勒形成地缘联动效应，对地中海沿岸乃至全球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更为严峻的是，伴随近年来中东局势的外溢效应，大国地缘竞争持续向北非渗透，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呈现新的复杂特征。

针对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既有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类研究将外部干预视为该地区地缘碎片化的主要原因，重点关注殖民统治遗留的主权分割、冷战时期美苏博弈造成的区域分化、后冷战时期欧盟边境治理战略的外延布局，以及各方力量围绕区域资源展开的竞争。^③ 相关观点认为，各类外部因素不断消解马格里布地区的自主发展空间，致使该区域始终难以培育成熟的自主治理能力。另一类研究则将该地区地缘碎片化的根源归结为马格里布各国的内生性发展缺陷。这类观点认为，威权体制转型遗留

① Yahia H. Zoubir, "The Maghreb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 – Fernández (eds.),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Routledge, 2008, pp. 267 – 286.

② Sevda Yılmaz,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of the Arab Maghreb Union: A Critical Constructivist Account," *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Vol. 5, No. 4, 2016, pp. 1 – 13.

③ Yahia H. Zoubir, "The Failure of the Arab Maghreb Union: A Study in North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5, No. 1, 2010, pp. 1 – 22; Mohamed Issam Laaroussi, *A Renewed Maghreb Union Can Counter North Africa's Imminent Threat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9,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renewed-maghreb-union-can-counter-north-africas-imminent-threats>, accessed March 9, 2026; Yasmina Allouche, "Regional Power Rivalry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rab Maghreb Union," <https://researchcentre.trtworld.com/wp-content/uploads/2020/11/Arab-maghreb-union.pdf>, accessed March 9, 2026.

的治理缺位、经济发展失衡催生的社会矛盾，以及区域内部由来已久的教派、部落与民族身份分歧，均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形成阻碍。^①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困境的成因，但前者过于突出外部力量的单向冲击，后者则过度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二者均未能清晰阐明外部干预与内部整合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地缘碎片化格局的动态机制。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层面的外部规范竞争、经济层面的资源纵向流动和安全层面的外部依赖三类机制出发，分析外部干预与内部整合之间动态互动的内在逻辑，探寻该地区地缘碎片化格局长期固化且难以扭转的结构性原因，以期为理解马格里布区域整合困境提供理论参照。

外部治理范式竞争与地缘政治碎片化

马格里布长期处于欧盟外部治理体系向南延伸与跨国政治伊斯兰思潮传播的交汇地带。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两类规范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域内各国吸纳外部规范的路径差异持续扩大，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面临更为复杂的困境。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持续提升，二元对立的竞争格局新增关键变量。阿尔及利亚持续加强与金砖国家合作，摩洛哥不断深化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倡导的发展优先、尊重主权的合作理念，为马格里布国家提供了区别于西方发展体系的另一种选择，也为它们拓展政策空间提供了重要参照。多元外部治理与发展范式进入该地区后，其相互竞争重塑了地区政治生态，成为理解该地区政治碎片化的重要背景。

^① Luis Martinez, "Algeria, the Arab Maghreb Un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https://www.euromesco.net/publication/algeria-the-arab-maghreb-union-and-regional-integration/>, accessed March 15, 2026; Intissar Fakir and Haneen Zeglam,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Maghreb," Middle East Institute, <https://mei.edu/commentary/limits-economic-integration-maghreb/>, accessed March 15, 2026.

（一）多元外部治理与发展范式的流入

欧盟治理规范与跨国政治伊斯兰思潮在价值取向、合法性来源和政治动员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二者之间的竞争不仅影响域内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进程，也在区域层面加剧了政治叙事和制度逻辑的分化，构成马格里布政治碎片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欧盟治理规范主要通过规则输出、技术援助和附带条件的合作向马格里布地区传导，其要求域内各国完善法治体系、提升行政效能和政务透明度，并加强公民权利保障。^① 欧盟通过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以制定行动计划、开展阶段性评估和实施项目援助为主要路径，持续推动其制度规则向马格里布地区延伸。以突尼斯为例，该国于 2014 年颁布新宪法后，被欧盟划定为优先合作伙伴。多年来，欧盟通过援助框架与专项基金向突尼斯提供财政支持，协助该国开展司法人员培训、推进司法体系改革，完成边境管控与信息系统升级，并推进地方行政分权试点工作。^② 2023 年 7 月，欧盟与突尼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明确欧盟将提供一揽子援助资金，用于支持突尼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扩大青年就业与促进地方发展。^③ 摩洛哥于 2008 年获得欧盟授予的“高级地位”（Advanced Status），此后逐步将欧盟标准引入海关管理、农业检疫和反洗钱等技术领域。欧盟治理型规范的传导逻辑表现为以制度性条件约束换取合作资源支持。具体而言，当规范输出主要涉及具

①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When Europeanisation Meets Diffusion: Exploring New Territor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 1, 2012, pp. 192 – 207;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 – 28.

②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nisia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a €150 Million Programm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3_6784/IP_23_6784_EN.pdf, accessed April 5, 2026.

③ 《欧盟宣布向突尼斯提供 10.5 亿第纳尔资金援助》，中国日报网，2019 年 1 月 25 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1901/25/WS5c4e6455a31010568bdc6d11.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4 月 5 日。

体的技术管理领域时，更容易被域内国家接受；当其触及政党竞争、公民权利保障等政治敏感领域时，则更容易遭到抵制或被搁置，欧盟推动马格里布区域整合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

中东政治伊斯兰规范以差异化路径对马格里布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作用。^① 这类规范并不直接输出统一的制度模板，而是通过重构宗教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动员社会组织和跨境传播宗教政治话语等方式，持续影响域内各国的政党竞争、公共领域中宗教角色的界定以及国家认同边界。“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外部压力进一步转化为各国国内的制度竞争议题。^② 这类规范的扩散不存在统一的制度载体，传播路径因域内各国宗教基础、政治传统和权力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多样化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各国政权合法性叙事的分化。

从对外合作机制来看，中国在马格里布地区发挥影响的路径与上述两类规范存在明显区别。欧盟构建了从邻国政策到专项行动计划的完整制度化传导链条，中东政治伊斯兰规范则依托宗教网络与社会组织完成社会层面的渗透。而中国开展的区域合作以双边项目为核心载体，聚焦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贸往来领域，既不设置制度改革作为合作前置条件，也不开展系统性规则输出。基于此，中国在地区规范博弈中形成独特定位。中国并未直接参与不同价值规范之间的竞争，但其合作实践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间接影响。中国为马格里布国家提供了欧盟制度性合作和政治伊斯兰路径之外的发展选项，拓展了各国获取发展资源和进行政策选择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附加合作条件的约束效力。中国影响力的拓展提升了马格里布各国对接外部合作资源时的议价能力，拓宽了各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使原有的二元竞争格局逐渐转变为多元选择格局，地区外部环境也因此更趋复杂。

① Olivier Roy, *The Politics of Chaos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5 – 112; Asef Bayat, *Making Islam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st – Islamist Tur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 – 22.

② Marc Lynch, *The Arab Upris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s of the New Middle East*, Public Affairs, 2012, pp. 1 – 26; Eva Bellin, “Reconsidering the Robustnes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4, No. 2, 2012, pp. 127 – 149.

（二）本土权力的适应与转化

外部规范与实践模式无法直接嵌入本土政治体系，而必须经过当地政治秩序和官僚体系的筛选与重构。因此，本土政治结构是外部规范发挥作用的关键中介。域内各国政府并非被动承接外部规范，也不只是充当中介，官僚体系、执政党、王室和安全部门等本土行为体都会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不同外部规范进行选择性地吸纳和本土化调适。

摩洛哥王室为获取欧盟提供的贸易优惠与投资资源，主动接纳边境管理标准化、海关流程优化等技术性规范，以提升国际声誉，但针对欧盟提出的政党竞争公开化、公正化等政治要求，则基本上采取搁置态度。^① 在欧盟资助下，摩洛哥司法领域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电子法院体系，具备在线提交诉状与案件材料、远程查询判决书与司法证明、在线缴纳司法费用以及电子档案管理等功能。^② 数字化改革提升了摩洛哥的司法行政效率，但由王室主导的宪法修正进一步强化了国王对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任命的影响。两类改革并行推进，前者通过吸纳欧盟标准提升国际声誉，后者则通过制度调整巩固王权并维系既有权力结构。阿尔及利亚同样对外部规范输入采取选择性吸纳策略：一方面，在关税减免、海关合作与技术援助等领域接纳欧盟贸易与监管标准；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政府多次出现现行与欧盟签署的协定不符合本国利益，暂停执行部分条款并要求重启谈判。^③

①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Morocco,”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morocco_en, accessed April 13, 2026.

② *Digital Government Review of Morocco: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OECD Publishing, July 9, 2018,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18/07/digital-government-review-of-morocco_g1g8d20f/97892648298729-en.pdf,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98729-en>, accessed April 13, 2026.

③ 《阿尔及利亚要求修改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定》，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4 年 10 月 15 日，https://dz.mofcom.gov.cn/jmxw/art/2024/art_2f0213a0887f4f4490d085e7493c2a7d.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4 月 13 日。

突尼斯则呈现出选择性吸纳的另一种形态，即国内不同权力主体分别借助不同来源的外部规范参与本土政治博弈。2011 年政局变动后，突尼斯在民主转型与新宪法框架下修订劳动法，调整劳动合同形式、劳务派遣与工会组织等制度安排，同时在与欧盟及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社会政策项目中引入三方协商与集体谈判等规范性要求，以此强化劳工在谈判与争议解决过程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① 在议会政治实践中，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Movement）重点参考当代土耳其政教关系演进以及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执政经验，将其作为伊斯兰民主的制度范本应用于国内政治制度设计。^② 世俗导向的劳工政策改革与伊斯兰政党对土耳其模式的借鉴并存于突尼斯政治议程之中，使外部规范的本土化过程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延伸。

总体而言，马格里布各国对外部规范的吸纳，是一种以巩固执政合法性为核心的内向型治理策略，即选择性引入与本土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内容。无论针对区域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还是撒哈拉地区的反恐与安全协同治理议题，域内各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将对外合作能否巩固本国现有政治秩序作为首要考量因素。这种对外部规范的功利化本土化改造持续强化了各国的利己性政策倾向，最终导致马格里布地区难以形成统一的发展共识与集体愿景。

即便在区域制度碎片化的格局下，近年来突尼斯、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仍然尝试构建常态化官方协调机制，以协同应对边境管控、跨境安全隐患等区域性公共问题。早在 2013 年，三国便通过部长级会议就加强边境安全合作、打击恐怖组织与跨境有组织犯罪达成共识。^③ 此后，三国领导

①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https://www.social.gov.tn/en/labor-and-employment-relationship>, accessed May 2, 2026.

② 王凤：《中东剧变与伊斯兰主义发展趋势初探——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42 页。

③ “Libya, Algeria and Tunisia to Step Up Border Security,” Reuters, January 11, 20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libya-algeria-and-tunisia-to-step-up-border-security-idUSBRE90B0G5/>, accessed May 2, 2026.

人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在多次会晤中重申，将依托联合行动与情报共享维护共同边界地区的安全稳定。^① 2023 年 9 月利比亚德尔纳特大洪灾发生后，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第一时间向受灾区域输送救援物资，开展人道主义协作。^② 但从客观层面来看，区域各国的合作能动性始终受长期固化的碎片化格局约束。当前，三方协调仍主要停留在功能性合作层面，合作形式以情报共享和部长级会晤为主，尚未形成稳定且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治理框架。区域合作向政策协同和制度一体化方向拓展的空间仍较为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区域整合乏力的局面。^③

（三）历史争端的制度化进程

规范竞争所造成的政治互信损耗，经由地区争端进一步放大并逐渐固化，对马格里布区域整合进程形成长期阻碍。作为该地区现存唯一的区域协调平台，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未能实现有效运转，核心症结在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围绕西撒哈拉问题形成长期对立。两国在西撒哈拉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导致双边关系长期陷入停滞，更将双边对立从国家间关系层面传导至联盟制度框架内部，任何区域层面的制度承诺均因缺乏双边共同认可而无法落地实施。^④ 在双边互信缺失的关系结构下，地区危机事件容易引发新一轮对抗升级，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也倾向预先从敌意认知框架

-
- ①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领导人讨论地区局势》，新华网，2024 年 4 月 23 日，<http://www.news.cn/20240423/1a8c464ae5af4ef1aca62c38118b4aae/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5 月 2 日。
- ② 《综合消息：中东多国积极参与援助利比亚灾区》，新华网，2023 年 9 月 13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9/13/c_1129862742.htm，访问日期：2025 年 5 月 2 日。
- ③ Yahia H. Zoubir, "Tipping the Balance Towards Intra - Maghreb Unity in Light of the Arab Spring,"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7, No. 3, 2012, pp. 83 - 99; Miguel Hernando de Larramendi, "Intra - Maghrebi Relations: Unitary Myth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 - Fernández (eds.),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Routledge, 2008, pp. 179 - 201.
- ④ Jacob Mundy,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Algerian Violence: Conflict Scien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ti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01 - 230; Erik Jensen, *Western Sahara: Anatomy of a Stalemate*, Lynne Rienner, 2005, pp. 55 - 88.

理解对方的行为。边境地区的越境事件和跨境武装活动多次引发双方增派边境兵力并相互进行外交谴责，推高了地区合作成本，而相互猜忌增加了合作收益的不确定性。

这种高风险、低收益的合作环境推动地区各国转向寻求外部力量支持。^① 摩洛哥通过深化对欧合作巩固其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国际立场，阿尔及利亚则强化与其他非洲大国的战略互动，对冲摩洛哥不断增强的外部支持力度。这一变化使原本聚焦西撒哈拉问题的双边对立进一步演变为制度层面的碎片化格局，导致地区整合更难突破现有困境。随着美国推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向北非延伸，摩洛哥与以色列、美国建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剧了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对立。2020年，摩洛哥同意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随后宣布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这一安排不仅加剧了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战略竞争，使马格里布地区与中东地缘博弈产生更为紧密的联动，加快了地区内部的阵营分化，也催生了大国竞争向地区渗透、地区内部矛盾国际化的新格局，表明未来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将面临更复杂的外部政治驱动因素。

经济资源纵向流动与地缘经济碎片化

马格里布各国的经济结构在历史上受到殖民时期“资源输出—工业品输入”分工体系的塑造，各国独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又受到国内政治动荡和外部资本干预等因素制约，最终形成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且产业结构趋同的经济格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贸易渗透逐步加深、国际资本在地中海

① “Western Sahara: The Cost of th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7, <https://www.crisisgroup.org/rpt/middle-east-north-africa/western-sahara/065-western-sahara-cost-conflict>, accessed May 2, 2026.

南岸大规模布局，马格里布地区既有格局持续强化。区域对外贸易与投资通道不断拓展，但域内经济联系仍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经济格局一方面固化了各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因产业布局同质化而削弱了域内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

（一）多元外向经济通道的形成与深化

马格里布各国在资源供给与产业发展层面均呈现出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特征，而域内经济体之间尚未建立起实质性经济联系。长期以来，马格里布的油气、磷酸盐等资源及其衍生产品主要面向欧洲市场，资源收益、外汇回流和产业转型等环节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市场。此外，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国家也是马格里布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由此，区域各国形成了分别向欧洲和海湾地区延伸，但两条经济通道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的基本格局。

面向欧洲的贸易与能源通道是马格里布最核心的外部经济联结，域内国家对欧贸易与能源合作已形成制度化依赖。马格里布各国的生产标准、合规认定、物流组织、金融结算等经济运行环节均优先对接欧盟规则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对欧经济联系的制度性特征。制度性依赖一经形成，便具有较高的路径转换成本。2024 年，在欧盟进口的气态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中，阿尔及利亚分别占 19.3% 和 10.7%，这表明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出口与欧洲市场联系紧密。^①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以主权资本和国有企业为载体，通过港口、物流、能源领域的项目投资，试图将马格里布关键经济节点纳入海湾—地中海供应链体系。摩洛哥纳祖尔西地中海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Nador West Med LNG Terminal）由海湾资本参与建设，建

① “Imports of Energy Products to the EU Down in 2024,” Eurostat, March 20, 202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w/ddn-20250321-1>, accessed May 6, 2026.

成后主要服务于天然气对外出口与中转。^① 沙特阿克瓦电力公司（ACWA）在摩洛哥投资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核心收益来源于同欧洲签署的跨境输电协议。^② 上述案例表明，海湾资本介入虽然为马格里布引入新的资金来源，但相关项目的最终目标市场仍指向欧洲，并未改变域内资源与产品向外输出的经济格局，海湾资本更多是在既有的欧洲导向结构中承担新增投资方角色，并未开辟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市场。

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马格里布地区的港口、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领域开展投资，该地区逐步形成了新的对外经济联系，域内多国也开始加强面向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2024 年阿尔及利亚正式提交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申请，摩洛哥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域内各国“向东看”的发展战略调整，是对外部势力博弈格局作出的自主性战略调适，推动马格里布地区逐步摆脱以往的单一依附模式，向多元外向格局发展。然而，该进程客观上也导致区域内部整合的战略优先级相对下降。多元经济通道并存虽然拓展了各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推进区域内部整合所需的资源与政治注意力。

（二）产业同质化困境

马格里布各国经济结构高度趋同。其中，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均为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以油气出口为核心支柱；摩洛哥主导产业为磷酸盐开发、纺织服装制造与初级农产品加工；突尼斯不仅同样以磷酸盐生产为核

-
- ① “Morocco to Open Nador West Med Port in Q4 2026,” Reuters, January 28,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morocco-open-nador-west-med-port-q4-2026-2026-01-28/>, accessed May 6, 2026; “Morocco’s Energy Ministry Puts Gas Projects on Hold,” Reuters,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climate-energy/moroccos-energy-ministry-puts-gas-pipeline-project-hold-2026-02-02/>, accessed May 6, 2026.
- ② “Saudi’s ACWA Power Wins \$220 Million Solar Power Deal in Morocco,” Reuters, November 16,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usiness/energy/saudis-acwa-power-wins-220-million-solar-power-deal-in-morocco-idUSL8N1DH5DW/>, accessed May 6, 2026; “TotalEnergies Studies Moroccan Project to Export Green Ammonia to Europe,” Reuters, October 2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totalenergies-studies-moroccan-project-export-green-ammonia-europe-2024-10-29/>, accessed May 6, 2026.

心产业，其纺织服装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超过 40%。^① 2025 年上半年，摩洛哥对欧盟服装出口额达到 13.6 亿欧元，同期突尼斯同类产品出口额为 11.3 亿欧元，两国在欧盟轻工消费品市场上是直接竞争关系。^②

在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的背景下，即便域内各国取消关税壁垒，也难以形成充分的产业互补需求。一方面，各国经济缺乏上下游环节的互补性，无法构建依托区域内分工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各国产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导致域内各国对推进内部合作的重视程度不足，使区域内贸易总额占比长期处于低位。^③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对欧洲出口占各自出口总额的比重都超过 60%，而三国之间的出口占比大多不足 10%。^④ 这表明尽管各国地理相邻且属同一区域，但贸易流向高度依赖欧洲市场，而非域内邻国。这种垂直依赖格局是各国经济长期面向外部市场发展的制度化结果，同时域内贸易产品结构极为单一，仅覆盖少量农产品与轻工产品，要素流动规模十分有限。由此可见，马格里布域内贸易发展受产业结构互补性不足的制约，而制度性壁垒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影响。

因此，基于理性经济决策，各国均更侧重开拓海外市场，缺乏深耕域内市场的动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摩洛哥磷矿石储量占全球总储量 70% 以上，但其化肥等磷化工终端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与亚洲市场，几乎

①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40: Remittances Slowed in 2023, Expected to Grow Faster in 2024,” World Bank, June 2024,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099714008132436612/pdf/IDU1a9cf73b51fcad1425a1a0dd1cc8f2f3331ce.pdf>, accessed May 10, 2026;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5: Infrastructur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ECD, 2025,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2025/10/africa-s-development-dynamics-2025-d153f2a8/full-report.html>, accessed May 10, 2026.

② 《摩洛哥对欧盟的服装出口：略有增长，但市场份额下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25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cntac.org.cn/zixun/guojij/202512/t20251218_4399168.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5 月 10 日。

③ Andrea Liga, “The Cost of ‘Non – Maghreb’: Unpack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sts of Disunion and Divisions,” ISPI, 2023,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the-cost-of-non-maghreb-153636>, accessed May 10, 2026.

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平台“国别贸易概况”（Country Trade Profile）。

未向域内其他国家出口相关原料与成品。^① 阿尔及利亚现有跨境油气基础设施主要服务于欧洲市场。尽管部分天然气管道经过突尼斯或摩洛哥，其总体功能仍以向欧洲出口为主，尚未形成以马格里布内部能源互补为导向的区域能源网络。这种服务外向型经济的基础设施布局，长期来看会形成路径依赖：一国面向外部市场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越大，其调整贸易方向、参与域内经济整合的转型成本就越高。各国既不愿重构已发展成熟的贸易线路，也不愿放弃既有的海外市场合作优势，进一步降低各国参与域内经济协同的意愿。由此，马格里布的经济资源主要沿纵向通道流向域外市场，域内横向要素流动机制仍较为薄弱。

（三）制度性壁垒强化地缘经济碎片化格局

经济资源纵向流动对区域经济整合造成的阻碍，又因制度性壁垒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剧。马格里布区域内贸易不仅整体规模处于较低水平，还长期受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约束。域内各国通关效率差异显著，市场监管规则存在异质性，形成对外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域内合作交易成本较高的非对称格局。在此背景下，各国资源的外向流动模式进一步固化，地缘经济碎片化格局将长期持续。^② 以农产品贸易为例，世界银行基于运输网络条件和非关税壁垒开展的比较研究显示，在控制地理距离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后，马格里布域内农产品和加工食品贸易的综合成本约为欧盟内部贸易成本的3倍，其中通关时间和合规手续是主要成本。与此同时，摩洛哥向欧盟出口农产品所需的报关和查验时间，显著短于其向阿尔及利亚等域内邻国出口的通关时间。^③ 由于以区域整体身份开展对外谈判无法为各国带来

①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U. S. Geological Survey, January 31, 2025,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5/mcs2025.pdf>, accessed May 15, 2026.

②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5: Infrastructur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2025/10/africa-s-development-dynamics-2025_d153f2a8/full-report.html, accessed May 15, 2026.

③ “Trade Offers Path to Growth and Integration: Maghreb Countries Agree on Plan to Boost Regional Trade,” World Bank, June 14, 2012,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2/06/14/trade-offers-path-to-growth-and-integration>, accessed May 15, 2026.

实际收益，各国更倾向同欧盟单独签订经贸协议，缺乏推动区域协同的动力。

自 1994 年起，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陆地边界持续处于关闭状态。该边界是马格里布关键的陆上通道，其封锁直接阻碍两国陆路货物运输与人员往来，也导致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一体化机制陷入停滞状态。在正规跨境通道受阻的条件下，大量跨境交易转向走私等非正规渠道，走私贸易一度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30% 以上。这一现象从侧面表明，马格里布国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商品交换和人员往来需求，而政治互信不足所造成的制度性壁垒，成为正规商贸活动受阻并转入灰色地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状况进一步压缩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空间。^① 总体来看，马格里布各国外向型经济布局、趋同的产业结构与制度性壁垒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地区地缘经济碎片化格局。

外部安全介入与地缘安全碎片化

马格里布长期面临恐怖主义、武器走私、移民偷运和人口贩运等跨境安全威胁，此类风险在该地区及其腹地持续扩散。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峙进一步增强了中东安全风险的外溢效应，也加剧了马格里布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② 马格里布各国的安全治理能力存在差异，地区安全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较为薄弱，为欧盟、美国等外部行为体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提供了空间，而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又进一步固化了地缘安全碎片化格局。

① “Western Sahara: The Cost of the Conflict,” <https://www.crisisgroup.org/rpt/middle-east-north-africa/western-sahara/065-western-sahara-cost-conflict>, accessed on May 15, 2026.

②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5: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March 5, 2025,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Global-Terrorism-Index-2025.pdf>, accessed May 15, 2026.

（一）跨国威胁的复合化与升级

马格里布面临的安全威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具备相互传导特征的复合型安全威胁。其风险来源既包括跨境流动、跨区域扩散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也包括中东地缘冲突向北非传导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各类风险在地区层面相互交织，不同行为体依托灰色产业链获取非法收益，单个国家仅凭边境管控和治安执法难以从源头控制相关风险。

跨境武器无序流通是马格里布安全失序的核心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数据，萨赫勒地区武器贩运与跨国犯罪呈现深度绑定特征，其中非法武器交易直接增强恐怖组织与地方武装团体的实力，进一步加剧西非与马格里布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利比亚战后武器库失控、区域边界管控能力薄弱的背景下，大量轻武器与弹药经由跨境网络流入极端武装势力与地方割据派系，加大周边国家反恐与维稳压力。^① 尽管 2025 年后利比亚局势有所改善，但全国范围内仍存在较多地方武装派系，大量武器散落民间，为区域动荡留存长期隐患。

跨地中海非法人口贩运与偷渡活动进一步增加地区安全治理的复杂性。自 2023 年以来，以马格里布为中转枢纽的地中海偷渡路线的人员运输规模持续扩大。部分非正常跨境人口流动已不再只是个体自发迁移行为，而是受到高度组织化的跨国非法产业链操控。移民偷运活动与伪造出境证件、跨境洗钱、商品走私以及地方武装收取过境保护费等违法犯罪活动相互交织，形成覆盖多个环节的非法利益链条。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该

^① “UNODC and INTERPOL Cooperation to Fight Illicit Firearms Trafficking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and the Sahel,” United Nations, 2020,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12/1074222>, accessed May 18, 2026; “Illegal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Sahel: UN Steps Up Efforts to Combat Growing Threat,” United Nations, May 5, 2024,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5/1131131>, accessed May 18, 2026; “Open Debate on the Illicit Flow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United Nations, November 9, 2025,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5/11/1141067>, accessed May 18, 2026.

地区跨国非法移民贩运黑色产业的年度市场规模高达 2.9 亿—3.7 亿美元。^① 非法收益增强了地区内相关犯罪网络和武装团体的活动能力，同时迫使马格里布各国增加边境防控等公共安全投入，推高了安全治理成本。

域外地缘冲突的传导效应进一步放大马格里布的安全脆弱性，地区安全态势与中东大国博弈的联动性持续提升。2026 年 2 月，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本土实施军事打击，推动中东地区地缘冲突持续升级。在此次冲突升级阶段，市场对能源供应链中断的恐慌情绪快速蔓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推动国际油价短期内大幅冲高。依赖油气出口的阿尔及利亚短期内借助油价上行获得一定收益，但从长期来看，欧盟为降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对冲中东能源地缘风险，加速推进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与跨境输气管道建设，力图构建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挤压了阿尔及利亚面向欧洲的传统能源出口市场份额，进一步放大其外向型单一能源经济的结构风险。与此同时，《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形成的阵营对立格局在中东局势升级背景下进一步固化，原本围绕西撒哈拉争端形成的双边战略竞争不断被放大，地区国家间安全猜忌持续上升，安全互信不断弱化。中东地缘博弈由此嵌入马格里布安全结构，地缘安全碎片化与阵营化趋势进一步强化。

（二）本土治理能力不足与外部介入空间扩张

马格里布协同治理能力的缺失，根源在于该地区长期深陷地缘对立格局。域内国家间政治互信严重不足，西撒哈拉争端与陆地边境封锁等矛盾长期悬而未决；加之各国行政体系、边防规则与司法制度显著不同，区域安全协同框架始终难以落地；即便部分合作机制得以签署生效，也往往受政治猜忌与利益分歧约束陷入空转。在此背景下，各国往往采取以单边管控和被动防御为主的治理模式，难以从源头阻断安全风险的跨境传导，区

^①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The Migrant Smuggling Market on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Route*, 2024, pp. 1–2.

域安全治理缺口因而持续扩大，区域层面的治理真空客观上为域外大国与国际组织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创造条件。当域内安全协同机制缺位、各国难以依托区域合力遏制跨境风险蔓延时，外部行为体便可能以执行武器禁运、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和打击跨国犯罪等方式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并借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决议与授权，逐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地区安全参与模式。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第 2804 号决议将利比亚武器禁运框架下的海上安全检查授权延期 6 个月，允许相关国家在地中海指定海域拦截查验疑似非法运输军火的船舶。^① 欧盟同步启动相关行动，依托卫星遥感、空中巡逻等技术手段构建监视网络，对地中海重点海域实施常态化巡航，协助推进利比亚武器管控措施落地。这类经由国际组织授权或认可的介入行为，在维护区域安全的同时，也可能为域外行为体将自身利益诉求纳入马格里布安全治理议程提供制度化路径。

外部治理目标优先服务欧美国家地中海移民管控、能源航道安全等域外利益，与马格里布本土遏制武装扩散、修复国内秩序的核心安全需求存在错位。例如，部分域外国家向利比亚境内武装势力与部落派系提供军事装备与人员培训，直接干预利比亚国内政治博弈与武装冲突走向。这种受地缘利益驱动的选择性干预，不仅未能有效平息地区冲突、控制非法武装，反而造成部分军备和物资失控扩散，为武装割据和军火走私等安全风险提供了生存空间，进而加深了地区安全治理对外部干预的依赖，削弱了本土自主治理能力，进一步固化马格里布地缘安全碎片化格局。

（三）外部依赖与地缘安全碎片化相互强化

外部力量介入未能从根本上化解马格里布的复合型安全困境，其选择性和利益导向还可能加剧地区安全碎片化，阻碍区域自主安全合作。外部力量主要关注地中海通道、近海移民偷运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

^① “Adopting Resolution 2804 (2025), Security Council Renews Authorizations Concerning Libya Arms Embargo for Further Six Month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5 November, 2025, [https://undocs.org/S/RES/2804\(2025\)](https://undocs.org/S/RES/2804(2025)), accessed May 20, 2026.

难以深入撒哈拉内陆解决根源性问题，也难以消除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武器扩散和武装割据等顽疾，更无法替代区域内部自主安全合作机制。当地区遭遇安全困境时，外部力量提供的应急性干预反而掩盖了区域内部推进自主合作的现实需求。

随着外部介入常态化，其负面传导效应逐步显现。马格里布各国为获取外部安全资金、装备和军事行动支持，容易形成被动避险的安全依赖惯性。在区域内部问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各国可能降低对区域协商共治路径的投入，延后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建设，转而强化与外部行为体的联系。以突尼斯为例，该国在 2023 年 7 月与欧盟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提供资金支持与边防装备，协助其打击人口走私与非法移民，突尼斯则负责加强边境管控，并拦截经由该国海岸偷渡前往欧洲的人员。^① 在与欧盟签订协议后，突尼斯基本搁置了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三方边境联合管控谈判，原有合作流于形式且未能实现制度化，转而主要依托欧盟解决跨境移民与走私问题。长此以往，域内国家间的政策协同、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能力将进一步弱化，区域安全互信也更难维持，进而形成本土治理能力下降、外部依赖加深、区域合作意愿减弱和安全碎片化加剧的恶性循环。安全能力弱化不仅会对跨境安全威胁的应急处置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还将消磨国家间本就薄弱的合作基础，导致后续重启区域安全协同治理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结 论

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是外部规范竞争、经济资源纵向流动与外部安全依赖三重机制共同作用、相互强化的结果。在政治维度，欧盟输出的治理

① 黄灵、王一盛：《突尼斯总统呼吁联合应对偷渡问题》，新华网，2024 年 4 月 18 日，<http://www.news.cn/20240418/267a7c20b1a5400c8d1003a12170284a/c.html>，访问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

规范与跨国政治伊斯兰思潮长期处于竞争状态，加之近年来出现的其他外部发展合作模式，使域内各国能够在多种外部选项之间进行选择性吸纳。这一过程持续侵蚀区域政治互信，而西撒哈拉争端进一步将这种互信缺失制度化，并固化为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长期难以化解的战略对立。在经济维度，域内各国资源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而且产业结构较为趋同，导致区域内部互补性需求不足。经济资源主要沿纵向通道流向域外市场，域内横向贸易和产业协作较为薄弱，而制度性壁垒进一步固化了这一格局。在安全维度，复合型跨境风险持续蔓延，各国本土治理能力薄弱，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空间，而对外部安全庇护的依赖反过来压缩了域内各国开展自主合作的意愿与能力。上述三类机制并非独立运行：政治互信不足削弱了各国推进经济合作的意愿，经济纽带薄弱削弱了安全协同所需的物质基础，安全领域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又进一步固化了政治分歧和阵营化倾向。三者由此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使马格里布长期处于外部依赖型治理状态，难以向内生整合型治理转型。

本研究不仅是对马格里布地缘碎片化格局作出解释，更提示学界需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隐含假设，即外部力量多元化会自然提升中小国家及区域的自主空间与整合能力。马格里布的实践经验恰恰是这一假设的反例。当区域面对的外部力量趋于单一化时，域内国家的选择空间相对有限，这种有限性反而可能倒逼域内国家形成共同立场。随着域外力量先后进入马格里布，外部力量由单一转向多元后，域内国家获得的并非开展集体谈判的筹码，而是“选边站队”与“两面下注”的操作空间。各国推进内部协同所需承担的政治成本并未因此降低，但不协同的机会成本却随外部选项的增加持续下降，即域内各国始终可以在外部找到可替代资源与庇护。这说明，外部力量的数量本身具有中性属性，它既可为地区自主性发展拓展空间，也可能因增加域内各国个体理性的策略选择，进一步压缩区域整体的协同动力。决定最终效果方向的核心变量，是区域内部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政治互信与制度基础，能够将外部多元化转化为集体谈判筹码，而非被外部力量拆解为各自为政的双边关系。对于当

前世界范围内其他同样面临大国竞争性介入的次区域而言，判断一个地区的自主性是否真正提升，不能仅观测外部行为体的数量变化，还需考察地区内部的整合基础是否实现同步提升。

当然，本文的分析框架与结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第一，本文提出的政治规范竞争、经济资源纵向流动、安全跨国依赖三重机制，目前主要通过定性案例分析进行呈现，未来研究可尝试构建更具操作性的测量指标，比较不同机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地缘碎片化格局的相对贡献度，并进一步刻画三重机制之间的具体传导路径与相互强化强度，这将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特定阶段哪一机制构成主导影响。第二，本文提出外部多元化未必带来内部自主性增强这一论断，是否具备超越马格里布地区的普遍性，仍需通过比较研究加以检验。当前中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其他次区域同样面临多个大国竞争性介入的格局，将本文的三重机制框架应用于这些案例，既可以检验该框架解释力的适用边界，也可对本文进行修正与丰富。第三，本文分析更多聚焦地缘碎片化格局的形成与固化机制，对这一格局在何种条件下能被打破，即区域从外部依赖型治理转向内生整合型治理的触发机制，尚未开展讨论，这一问题涉及区域内部政治互信的重建路径、领导国意愿的转变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具体演化方向如何为区域内部协同提供新的战略窗口，均有待后续研究开展长期追踪分析。

（责任编辑：贺杨）

“religious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and placed Nigeria’s security governance issues on the agenda of U. S. religiou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through measures including public criticism, the redesignation of Nigeria as a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for religious freedom, visa restrictions, aid conditionality,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and military threats. This policy orientation not only responded to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and evangelical vo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provid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 a moral rationale for exerting pressure abroad under the “America First” framework, while serving U. S. interests in security,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West Africa. Its impact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unilateral U. S. pressure an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U. S. – Nigeria relations, but may also exacerbate religious identity – based divisions within Nigeria, intensify armed – group mobilization, and increase pressures on state govern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has reinforced a narrative that interprets complex conflicts in terms of religious identity, revealing a tendency toward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securitization, and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U. S. religiou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Keywords: Religious human rights diplomacy, Trump administration, Nigerian conflicts, U. S. Africa policy

Authors: Lv Yaojun, Professor at Law School,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Feng Lu,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the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Maghreb

Shu Meng and Yu Xiaodong

Abstract: The Maghreb has long been trapped in a predicament of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making it a typical case of the setback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roots underlying the persistence and intractability of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in the reg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mpetition among political norms, the vertical flow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dependence. Politically,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externally promo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localized expressions of political Islam have long remained in competition. Combined with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al countries in their degrees of dependence on external geopolitical systems, this has resulted in persistently low levels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within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the region's countri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 for resource exports, while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s exhibit a tendency toward convergenc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generate endogenous momentum. In terms of security, multiple cross-border risks are intertwined within the region, while shortcomings in the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continued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 actors in regional affairs. These three mechanisms do not operate in isolation; but rather are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gion's dependence on external forces and entrenching its developmental predicament. As the regional landscape of the Maghreb continues to be reshaped, external acto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Howev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xternal actors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enhancement of the region's capacity for autonomous integration. Instead, it has further dispersed the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attention required for inter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Keywords: Maghreb, External depende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uthors: Shu Me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Yu Xiaodong, Lecturer at National Security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12).

(English Editor: Xu Hui)